



我思我感

本學院藥理講師
賴豐茂

同學們：

華杏的王總編輯及簡哲民同學來信，要我寫些我到美國以後的「留學生活」以及將此間的情況，報導給同學們。本想辭謝不寫，因為同學們平時在報章雜誌上，或親戚朋友的談話中，對留學生活已知道甚多，無須我再畫蛇添足，來個「又一章」的敘述。後來我又覺得，到國外的人雖多，但每個人的際遇不同，其對事與物看法的角度也不同，所以對事物的感受，也就不盡相同，因此，我才答應寫些我到這新大陸以後的鱗爪，願將這些日子，在美所見所聞，我思我感，拉雜記述於後，報導給同學們。

夜闌人靜、相思最濃

展翅遠飛到李奇蒙市，雖已一年有餘，但每當夜闌人靜，相思、鄉思，最是難奈！那天，臨行時，臺北松山機場候機室內，雙親的叮嚀、兄弟的深情、內人的淚珠、摯友的祝願……一幕幕離別的景像，儘浮現眼前，那聲聲的再見、句句的珍重，言猶繞耳，常令我不能自己。

在國外的留學生，大家似乎都有共同「鄉思之病」，因此，每當在信箱上找到了家信，那形之於外的歡欣，莫非筆墨所能形容。言云：「烽火連三月、家書抵萬金」身在異國，體味無窮。

食住於維六醫學院

民以食為天，吃是最重要的，也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基本要求。然而，吃的習慣與方法，却因生活環境不同，而相差有十萬八千里！

自孩提到出國之前，吃慣了母親的拿手好菜，到了美國之後，每餐不離熱狗、牛肉餅、馬鈴薯，以及生吃的蔬菜等，所以雖是饑饉轉瞬，走入餐廳，但當望見了那洋人認為香噴可口的「熱狗」時，就倒足了胃口，心中直懷念着家鄉可口的菜肴！要是現在能吃一碗校門前的陽春麵，無異乎是山珍海味呢！！

剛到此地，因吃的習慣無法即予適應，因此餓得面黃肌瘦，體重直線下降，心想，若不想出辦法解決此一民生問題，唯恐「壯志未成身先死！」了，於是寫信要內人寄來了電鍋，當第一次看到自己煮出來的白米飯，竟然垂涎三尺。但是要每天自己煮飯，終非長久之計，因此，還是只有循守「入鄉隨俗」之教，學習洋人吃的方式，或可說是放棄

了自己吃的習慣。一年下來，現在對「熱狗」等，雖不視為山珍海味，但也不致於再望「狗」與嘆了！

談到住，吾校有三棟四層樓的男學生宿舍，以及一棟十層樓的女學生宿舍，二宿舍之間，只箭步之隔，炎炎夏日，女學生躺臥在碧綠如茵的草坪上做「太陽浴」，美女橫陳，盡收眼底。宿舍建築得美侖美奐，室內的設備也應有盡有，冷暖氣齊全，地板全鋪上地氈，房間為雙人房。我住的這一樓，每間房內的牆上，老美都貼着由「花花公子」雜誌剪下來的艷麗裸體美女，使得本已四季如春的室內，更是春色無邊了。

此校的宿舍，不實行所謂的「男女混合住宿舍制 (Co-ed dorm)」，美國有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Co-ed dorm的，不但男女學生住於同一棟宿舍，而且更是住在同樓，他們認為這樣，可以減少男女間的神秘感，增加彼此的瞭解。談及宿舍，想起本院那棟耗資千萬元的學生宿舍，不知是否落成啟用？記得離校前，方院長說過，這宿舍竣工以後，將是全省最現代化，設備最堂皇的學生宿舍，也將是第一所備有閉路電視系統的學生宿舍。方院長年青有為，思想前進，觀念新穎，不知是否有意將那棟宿舍開放為Co-ed dorm而創全國此風之先？

校園的學風

一年來，我在學校中與美國師長、同學、朋友接觸，使我深有所感的，是他們平易近人；少道人之短，却常言人之長；教師教學態度認真，負責，而學生求學實事求是，上課時，學生喜歡發問，總是把不懂的地方，問得水落石出，不到完全明白，融會貫通，絕不休止發問；而教師則盡其所知，解答學生的問題，絕不認為學生窮追不捨式的發問，是在與自己過意不去，在找自己的麻煩，若真是解答不出時，教師不會惱羞成怒地以更多的問題來反問學生、嚇唬學生，相反的，他會說句「I really dont know」此言一出，教師不會臉紅，學生也不會覺得老師「差勁」。韓愈所說的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！」，時至今日，科學進步之速，「師者」，是否可萬物盡知、萬事盡通，而解盡學生之惑，實在大有疑問。總而言之，他們的「求進步」、「求新」、「求行」，之意志之盛；研究、討論之熱誠，與認真求學的學習風氣，值得

我們借鏡的。

此地學校考試之頻，也許會令同學們吃驚的。每一學科，每一星期的第一節課，有十分鐘的小考 (Quiz)；每教完一系統，有一次六十分鐘的考試 (Test)；期末考的範圍為全學期所授課程的全部，考試時間為三小時。考前，學生不要求老師「複習」，老師也沒有「重點提示」；考試時，採榮譽制度，沒有人想，或敢作弊；（一經校方查出，一概退學）；學期結束之後，學生沒有選派代表向教師說情，討分數。同學們也許要問：「他們是否有人不及格？」，答案是：「每學期重修的學生，大有人在也！」

最後，我想一提的，是「教師研究風氣之盛」，由於校園盛行一句口號，「Publish or Perish」，『不出版就完蛋！』，因此教師們都戰戰兢兢，未敢懶散，上課時，授課認真；課餘潛心研究、繕寫報告、發表文章，因此，學術界生氣蓬勃。反觀國內有些老教授，在這科學一日千里的時代，還捧着那本封面都已發黃的講義，在課堂上唸書授課；我曾在第十期的「海外學人」雜誌上，看到趙寧先生在「自說自畫集」裡，描寫老教師時，畫了一副漫畫，及一首打油詩，原詩如下：「王老師有本講義，六學期半字未易，科學如一日千里，我落後二個世紀。」，落後二個世紀的「師者」，怎能解學生之惑呢？

隨筆寫來，道出在美這些日子的我見我思於一二，容日後有機會再向同學們報導了。